

城市记忆：大同工人体育场

本报记者 王东蕾

大同展览馆、红旗广场、邮电大楼都是大同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标性建筑，它们有的虽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但它所承载的历史与情感，依然

留存在许多人的心中。《相遇大同》这一期走进这座始建于1958年的老体育场——大同工人体育场，找寻时代变迁中的城市记忆。

对于很多城市而言，大多数工人体育场都建于20世纪50至60年代。这一时期正是新中国成立后，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建设的时期。以“工人”二字命名，体现出对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崇高致敬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。大同工人体育场位于大同市区的黄金地段，北接儿童公园，南临大同体育馆，见证了无数的体育赛事与文艺演出。它于1958年开始筹建，1960年建成，并于1964年正式投入使用，曾是大同市唯一可容纳数万观众的大型甲级综合性体育设施。当时建体育馆的目的，是为了丰富广大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，保障城市人民的身心健康。

大同工人体育场采用钢筋混凝土预制结构，建筑风格宏大、简洁，充满力量感。整体布局呈现规则的圆形，场内设有400米标准跑道8条，中心为标准草坪足球场。四周筑有高层看台，据资料记载，其初期可容纳观众约3万人，后续资料显示其观众容量有所调整，改造后约可容纳1.8万至2万人。在鼎盛时期，工人体育场不仅承办了中国足球乙级联赛、第七届山西省运动会等重要赛事，更是全市中小学运动会的主要场地，激发了大同市民的体育运动激情。除了体育赛事，这里还曾举办过大型文艺演出，很多市民的“第一次”现场演唱会体验，都

发生在这里，留下了不少明星、歌手的美妙之音。2025年，大同工人体育场刚刚进行过整修，基本处于闲置状态，跑道、草坪、看台经过粉刷后，已是焕然一新。随着改造计划的提出，这座老体育场有望在未来被赋予新的生命力。

如今，站在闲置的工人体育场前，我们仿佛仍能听到运动会上的广播声，看到看台上挥舞的旗帜以及运动场上奔跑呐喊的身影，这些记忆，已经深深融入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肌理。无论如何，它已经在大同的城市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一座精神桥梁。

走近永安禅寺元代壁画瑰宝



本报记者 王东蕾 摄

从金代初建到元代重构，永安禅寺更显沧桑雄厚；法相庄严、虎啸龙吟，道尽古寺苍劲雄浑之风。该寺的主体建筑“传法正宗之殿”建于元延祐二年（1315），面阔五间，进深三间，庑殿式殿顶，出檐深远，古朴庄严。

传法正宗之殿内的水陆壁画，是永安禅寺的灵魂所在。步入主殿之中，殿内采用的减柱造法，为壁画的展示提供了更加开阔的空间。当眼睛逐渐适应黑暗之后，四壁之上180余平方米的巨幅壁画便在眼前缓缓浮现，895位人物仿佛从历史长河中

苏醒，以其绚丽多彩的绘图，生动自然的表情举止，讲述着一段尘封的宗教文化艺术故事。这些人物被划分为135组水陆故事，每组上隅均有榜题标明神祇名号。壁画采用平行式构图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层排列，各类神祇根据其地位和司职依序分组，体现了中国传统水陆壁画构图的特点。这些壁画整体观感大气恢宏，线条流畅顿挫、一气呵成，绘画技法上，画师主要以“铁线描”和“兰叶描”表现人物形象。壁画色彩对比协调，深受中国传统色彩观的影响，在浓艳高贵中不失和谐典雅之美。

壁上丹青“画”外之音

有古建筑处，总有壁画。它不仅是墙上的彩绘，更是与木构建筑共生千年的“活态史诗”。山西古建筑众多，其壁画是中国古代壁画艺术中一座恢弘壮丽、保存完整却又被低估的巅峰。而大同的古建壁画，融合了游牧民族的豪放气韵、佛教艺术的庄严神圣与边塞重镇的雄浑气魄，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艺术风貌。

壁画并非独立的画作，而是为特定的寺庙殿堂而创作。华严寺大雄宝殿内四壁绘有巨幅清代壁画，面积高达876平方米。内容为佛教《七处九会》等经典故事，人物众多，场面浩大。其艺术风格虽

为清代，但依然延续了大同地区雄浑大气的传统。善化寺的大雄宝殿内留存有清代重绘的佛教故事壁画，但珍贵的是，其建筑结构、彩塑与壁画格局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金代佛教寺院空间，体现了金代艺术的成熟与规范。

而本版介绍的浑源县永安禅寺是元代水陆法会的重要举办地，其壁画是研究水陆仪轨、民间信仰和中国宗教史的第一手图像资料。同是国保单位的律吕神祠内则有一幅壮观的《龙王行云布雨图》，在农业社会中，充足的雨水是保障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，传说这个地

方有泉水涌出，后来逐渐成为求雨灵验的地方，求雨图便画在了寺庙的壁画之上。壁画内容是古人现实生活的虚实映射，而壁画也与建筑空间、雕塑神像共同营造出一个完整的宗教与艺术场域，体现了古人“塑绘不分”的创作理念。

大同的古建壁画是一部用线条与色彩写在墙壁上的史诗，它记录了王朝的兴替、民族的融合与古人的虔诚。走进任何一座殿堂，都仿佛完成了一次与辽、金、元灵魂的直面对话。

王东蕾

世说

任翔宇

微光与涟漪

浑源县的永安寺，藏身在古街老巷里，前面有署衙和圆觉寺塔当屏风，飞檐斗拱杵在昏黄里几百年，冷清得跟庙里的扫地僧似的。可谁曾想，如今竟成了“古建热”里的网红打卡地，游客挤破门槛，就为瞧一眼那元代壁画和藻井斗拱。

这哪儿是打卡啊，分明是跟老祖宗跨时空唠嗑呢。

这场古建热说白了就是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“真香现场”。应县木塔、福建土楼、江南园林，这些昔日的“冷门遗产”，如今成了网红打卡地。游客们不再满足于拍张照就走，惊叹于“水陆人物”的线条之美，徜徉在“庄严”和“虎啸龙吟”的榜书环绕中。这种“小而美”的文旅模式，让县区资源不再被大城市的光环淹没，反而以“差异化”赢得生存空间。

当古建从现实走向虚拟，永安寺的故事有了新的章节。在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中，玩家可以在虚拟世界中“重建”永安寺，用数字技术还原壁画的色彩与建筑的细节。这种跨界合作，让古建文化以更年轻的方式传播。游戏中的永安寺不再是静态的文物，而是可互动、可探索的“活态遗产”。影视作品同样不甘落后。动画电影《浪浪山小妖怪》中，通过镜头语言，将壁画的绘制过程与元代的背景结合，让观众在光影中感受历史的呼吸。而短视频平台上的“古建挑战”，则让年轻人用创意重新诠释永安寺的飞檐斗拱。年轻人用飞檐斗拱拍段子，跟玩梗似的，这种从现实到虚拟的跨越，让古建文化突破了时空的限制，成为连贯古今、对话未来的桥梁。

在“相遇大同”的节目里，我不止一次说过，大同不只有云冈石窟、悬空寺和华严寺，在每个县区都有自己的宝藏等待探索。永安寺近年来的出圈，或许正可以印证县区文旅的突围，这不仅是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探索，更是一场关于文化认同与时代潮流的对话。县区文旅的韧性也在此显现，不需要复制大城市的繁华，只需守住自己的文化根脉。

浑源县已经成熟的“悬空寺+恒山+永安寺+古城风貌”的联动路线，将分散的景点串联成线，让游客在“一县一景”中感受这片土地独特的历史厚重。

让古建旅游不再只是“看热闹”，而是“看门道”。永安寺的当代叙事，不是县区文旅的自嗨，而是古建热的“年轻态现场”，更是数媒时代的“创新实验”。它告诉我们，文化传承不是关起门来念经，得跟时代对话，跟年轻人共鸣。县区文旅的破局，靠“小而美”的精准定位；古建旅游的持续，靠“文化自觉”的深度参与；影视游戏的跨界，得构建“虚实共生”的创造性路径。

热潮里守正，创新中延续。历史文化的微光与文旅融合的涟漪，会让永安寺走出怎样的舞步？

我们既要期待，也要参与，正如文化，既要传承，也要发扬。

任翔宇



关注大同文化公众号
看更多精彩花絮



关注大同日报抖音号
看更多精彩视频



关注大同日报传媒视频号
看更多精彩视频



关注大同日报融媒视频号
看更多精彩视频